



西方百年学术经典  
有了思想者 才有理想国

# 爱弥儿<sup>上</sup>

*Emile*

[法] 让-雅克·卢梭 / 著  
叶红婷 / 译

台海出版社



西方百年学术经典  
有了思想者 才有理想国

# 爱弥儿 上

*Emile*

[法] 让-雅克·卢梭 / 著  
叶红婷 / 译

台海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爱弥儿 : 全2册 / (法) 让-雅克·卢梭著; 叶红婷译. —北京 : 台海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168-1122-1

I. ①爱… II. ①让… ②叶… III. ①教育思想—法国—近代 IV. ①G40-0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6 ) 第199817号

### 爱弥儿

---

著 者: [法] 让-雅克·卢梭 著 叶红婷 译

---

责任编辑: 王 萍

版式设计: 尚世视觉

责任印制: 蔡 旭

---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64041652 ( 发行, 邮购 )

传 真: 010-84045799 ( 总编室 )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http://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mailto:thcbs@126.com)

---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字 数: 538千字 印 张: 26.25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122-1

---

定 价: 78.00元 ( 全2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录 |

序 / 001

第一卷 / 006

第二卷 / 077

第三卷 / 249

第四卷 / 338

第五卷 / 608

## 序

为了满足那些善于思考的好母亲的要求，我着手将那些几乎无穷无尽、杂乱而零散之思考与言论整理成集。一开始，我打算写一份只有几页纸之研究报告，但我探讨之主题却让我不由自主地写下去，最后这份研究报告不知不觉变成了一本专著。就其中之内容来说，这本书确实太厚了，但就其要解决问题来说，它又实在太薄了。我犹豫了很长时间到底要不要出版这本书，而且在写作这本书之过程中，我也经常在想，虽然我写过几本小册子，但并没有学会如何编书立说。我曾试图让这本书再完善一些，但都是徒劳无功，几次努力之后，我认为应该按它现在之样子付梓出版，因为引起公众对这个主题之关注太重要了。此外，即使我在任何时候提出了不妥之想法，但

如果能激发别人产生精妙的见解，也算有抛砖引玉之效，我花的时间也算没有完全浪费。一个远离喧嚣尘世的人，把自己写的东西呈现在公众面前，没有任何人为它们做宣传，也没有任何一方来为它们辩护，甚至都不知道别人对自己的作品有什么感想、做了什么评论，如果他的言论有失偏颇，也不必担心人们会不加甄别地接受他的错误。

我不会长篇累牍地论述良好的教育是多么重要，我也不会转而佐证现在惯用的教育方法有多么糟糕。在我之前已有成千上万人做过这些事了，而我也并不希望把人尽皆知的事情都往我书里塞。我只是想声明：从很早开始，人们强烈反对既定教育方法的呼声就一直不绝于耳，但没有任何人建议大家提出更好的教育方法。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和科学往往“只破而不立”。我们在审查别人的时候，喜欢用一种好为人师的语气，但是要提出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就必须采用一种不同的口吻，这种口吻会让骄傲的思想家不太满意。尽管市面上已有许多书籍，其唯一的目的如他们所说是为了公共利益，然而所有艺术中最有益于公众的一种——教育人的艺术，却仍然被忽略了。甚至在洛克（Locke）<sup>①</sup>的著作出版之后，我论述的依然是一个全新的主题，我非常担心，我的书出版之后情况还是会像现在

---

① 即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集中体现于其名著《教育漫话》中。由作者流亡荷兰期间（1683—1689年）写给友人E.克拉克讨论其子女的教育问题的几封信整理而成，1693年出版。这些思想对西方近代教育思想，特别是对18世纪的法国教育家影响很深。

这样。

我们对孩子的了解真的很少，我们持有的观念错得越深，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就越远。那些聪明的作者总是致力于研究成人应该知道些什么，却从不问问孩子具备学些什么的能力。他们总是期待孩子变成什么样子的成人，却从不考虑在变成成人前孩子是什么样子。我一直在孜孜不倦致力以求的就是后一项研究。所以，即便我的方法不切实际或不太合理，人们也可以从我的这一言论中有所获益。说到应该怎么做，我可能大错特错，但我认为，我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我们应努力解决的实质问题。那么，就从更加认真地研究你的孩子开始吧，因为你显然完全不了解他们。如果你能记着这句话读这本书，我想你一定会发现这本书并不是毫无用处。

至于本书中日后会被称为“系统”的那一部分，那些不过是“自然教育”而已，很可能正是这一部分最容易打乱读者的原定计划。我无疑还会因为这一部分受到批判，而且批判我的人可能还不会有错。他们会说，与其说这是一部教育专著，还不如说是一个空想家对教育的幻想。我能怎么办呢？我写下来的一字一句不是别人对教育的想法，而是我自己的思考！我看事情的方式向来就与别人不一样，长期以来我就因为这一点受人指摘。但我能把别人的眼睛拿来给自己吗？我能把别人的观点挖出来装进我的脑子里吗？没有！我力所能及的就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避免表达散漫，并避免妄自尊大地认为自己比其他人高明。我想要做的不是改变别人的看法，而是不断怀疑我自己的观点。这些就是我能做的，而我也正是这么做的。如

果我偶尔采用了特别自信乃至武断的口气，那绝不是为了把我的观点强加给读者，而是要向读者说明我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我要用怀疑的口气提出在我看来毋庸置疑的事情呢？我要明确地表达我心中的所思所想！

在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我绝没有一丁点儿声称自己是权威的想法，所以我总是会给出我的理由，这样人们就可以自行权衡与判断。虽然我不想固执地维护自己的观点，但我认为把这些观点提出来是我的责任之所在。因为我和其他作者存在分歧的这些原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些原则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人类是幸还是不幸都取决于它们。

人们再三要求我：“提出切实可行的做法！”其中的意味就像要求我提议他们正在实行的做法一样，或者至少提议将一些好的做法与现有的错误做法有机结合起来。从一些方面来说，这样的计划比我自己的想法更加不切实际，因为经过这种结合，好的做法会变坏，而坏的做法却不能得到改进（就像一堆好苹果和一堆烂苹果放在一起一样）。我宁可亦步亦趋地遵循旧有的教育方法，也不愿意将更好的办法折中一半再行采用。更何况人身上不会有那么大的矛盾，因为人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实现两个截然不同的目标。天下的父亲母亲们啊，你们所谓切实可行的做法就是你们乐意的做法。难道我应该满足你们的意愿吗？

任何计划都需要考虑两件事：第一，计划要绝对有好处；第二，实施起来要容易。



至于第一点，为了计划本身能够为人们所接受且实用，计划所具有的好处要符合事情的天性，就拿这件事举例，我们提出来的教育方法要适合人，并能充分适应人的天性。

第二点考虑则取决于一些情况中的特定关系。这些关系往往都是偶然的，因此并不是必要条件，而且它们会变化无穷。所以一种教育在瑞士行得通，却并不适用于法国。另一种教育可能适用于中产阶级，却不适合贵族。根据许多不同的情况，计划实施到最后取得的成功会有大有小，而其结果只能由具体应用于这个或那个国家，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情况而定。然而，这些具体的应用并不是我所探讨主题的本质，也因此不构成我计划的内容。如果其他人愿意的话，可以劳心劳力地关心一下，研究每种方法在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或地区的具体应用情况。我所追求的是，不管人们出生在什么地方，如果有人能用我提出的方法教育他们，且在这么做了之后能给那些人带来非常大的好处，并福及他人，对我来说就够了。如果我不能实现这个保证，那无疑是我错了，但如果我实现了这一点，人们还对我有更多要求，那就是他们的不是了，因为这就是我承诺的全部。

## 第一卷

每件东西在离开造物主之手时都挺好的，可是到了人的手中就会退化。人总是强要淮北的土壤生淮南蜜橘；强要淮南蜜橘结在淮北的苦枳之上。气候、风雨和季节，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混淆不分。他们的狗、马，还有奴仆也因此变得伤残不全；所有事情落入他们手中就变得乱七八糟；每件东西一经他们之手就会面目全非；他们喜欢畸形和奇怪的东西；他们不喜欢事物保持大自然创造时的天然样子，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就像要给马安上马鞍一样，必须对人加以训练；就像要修剪他们园中的树木盆景一样，必须对人进行塑造。

不过，如果不这样，事情可能会更糟糕，因为我们人类

不会保持生下来时只完成一半的状态。在现存条件下，如果一个人自出生之后就放任自流，恐怕会变得不成样子。偏见、权威、生活所需、各种先例以及我们发现自己深陷其中的所有社会条件，都会扼杀他的天性，却不会为他加入任何合适的东西。人性就像偶然播洒在大路中间的一颗种子长出来的幼苗，一会儿弯向这边，一会儿扭向那边，很快就被行人践踏而垮了。

温柔而有远见的母亲啊！正在聆听我演说的你呀，你要懂得如何让这株幼苗远离熙来攘往的大路，保护正在生长中的它不受各种偏见和谬论的冲击！你要培育它，灌溉它，不让这棵幼树死掉。有朝一日，它会结出果实，让你倍感欣慰。早早地在你孩子的心灵周围筑一道围墙吧！别人可以在他周围留下各种痕迹，但是你，也只有你，必须为它建一圈保护的围栏。

树木长成形要靠栽培，人要长成材则要靠教育。一个人如果一生下来就又高又壮，除非他学会了如何利用，否则他的体格和力量对他毫无益处，甚至还会对他不利，因为他很强，别人可能不会想着要帮他。然而，如果任他自生自灭，他可能还没明白自己需要什么就不幸死掉了。我们时常感叹婴儿的无助和依赖，却没有认识到，如果人不是从孩子开始，我们人类可能早就灭亡了。

我们生下来就很弱小，我们需要力量；我们生下来就一无所有，我们需要援助；我们生下来就懵懂无知，我们需要判断的能力。而我们出生时缺乏的和成长中需要的一切，教育都会赋予我们！

我们所受的教育或来自自然，或来自人，或来自事物。我们的器官和才能的内在成长，是自然的教育；我们学习如何利用这种成长，是人的教育；我们从周围的环境中所得的阅历和经验，是事物的教育。

由此说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三位老师在教导。如果这三位老师教授的多种课程在一位学生身上相互冲突，那他就没有得到合适的教养，而且永远都不会实现自我的和谐；如果这三位老师对一位学生的教育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并朝着同样的结果努力，那他就会直达目标，而且能善始善终。后一位学生才受到了良好的教养。

现在，这三种教育因素中，自然的教育完全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事物的教育只有一部分我们能尽自己所能；人的教育是我们唯一能真正做主和掌控的。然而，即使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虚幻的，因为能指望谁去正确地指导孩子周围所有人的一言一行呢？

因此，一旦把教育当作一门艺术，那教育几乎就不可能成功，因为教育要成功就必须把这三种因素协调起来，而这取决于不是一个人。所有单个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都能或近或远地接近目标，但要完全实现目标还需要运气。

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自然的目标，我们刚刚论证过的。因为这三种教育必须完美地协调一致，所以，我们可以掌控的两种教育必须追随我们控制之外的那种教育的引领。或许“自然”这个词的意义太过模糊了，那我们就尝试着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吧。

有人告诉我们，自然就是习惯。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有些强制形成却永远不会扼杀天性的习惯吗？比如，一棵树垂直向上生长的习惯遭到了人为的改变。一旦给它自由，那棵树就还会保持人们强制它形成的样子，但树木中的液体并没有改变它们原来的生长方向，因此那棵树新发的枝叶全都会垂直向上生长。人也有同样的倾向。只要处于同样的情况，我们会保持由习惯产生的一些倾向，虽然这些对我们来说非常不自然。但只要情况有所改变，那种习惯就会停止，而天性本身就会再次显现。教育肯定只是一种习惯，因为有的人会忘记或丢掉他们所受的教育，然而有些人会继续保持自己所受的教育。这种差异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如果我们把“自然”这个名字限定为与天性一致的那些习惯，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困惑了。

我们生来就有感知力，并且从出生开始一直受到周围事物各种各样的影响。可以说，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些感觉，就会倾向于想获得或规避导致这些感觉的事物，首先是因为这些感觉会令人开心或令人不快；其次是因为它们可能适合也可能不适合我们；最后是因为我们会依据理性判断它们是否符合幸福和美好的理念。随着我们的感知越来越敏锐，思想越来越开明，这样的倾向会变得更加有力且持久。但是，一旦这些倾向受制于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观念就会或多或少地破坏它们。在这种变化发生之前，这些倾向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内心的天性。

因此一切都应与这些原始的性情有关，而且如果那三种教育模式只是彼此不同而已，那上面所说的这些观点就可能成立。但是当它们相互对立时，当一个人希望为别人而不是为自

己培养孩子时，该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和谐统一就不可能了。我们被迫要么与天性要么与社会制度做斗争，就必须在“造就一个人”和“造就一个公民”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你不能同时做这两件事。

所有区域的社会群体在紧密团结与充分联合时，往往会疏远更大的社会群体。每个爱国人士对外来者表现得都很冷淡，在他们看来，外来者只是人而已，与自己毫无关系。这个缺点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善待与自己一起生活的人。斯巴达人在国外自私、贪婪，不讲公平正义，然而他们在国内都很无私、公正，待人和睦。不要相信那些世界主义者！他们在自己的书中大谈特谈责任，却不对自己身边的人履行责任。这样的哲人之所以爱鞭打人，只是因为他们不屑于爱自己的邻居。

自然人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他是一个数字单位，一个绝对整体，只对自己或自己的同类负责。公民则只是一个取决于分母的分数单位，其价值在于他与整体（即社会）的关系。一种好的社会制度会懂得如何改变人的天性，为了给他相对存在而除去他的绝对存在，并把“我”运送到共同体之中，这样每个人就再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完整的一”了，而会把自己看作共同体的一部分，并且只对这个整体很敏感。

罗马的公民既不是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sup>①</sup>，也不是卢修斯·朱尼厄斯·布鲁特斯（Lucius

---

<sup>①</sup>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即恺撒大帝，罗马共和国（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他于前60年与

Junius Brutus) <sup>①</sup>，而就是一个罗马人。他热爱自己的国家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罗马将军马尔库斯·阿蒂利乌斯·雷古鲁斯 ( Marcus Atilius Regulus ) <sup>②</sup>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sup>③</sup>被俘，因为他已成了新主人迦太基<sup>④</sup>人的财产，于是他假意宣称自己是迦太基人。迦太基人在一次惨败之后让雷古鲁斯跟着使团与罗马人议和，并承诺如果促成和谈就会释放他。到了罗马，雷古鲁斯拒绝以外国人的身份坐在罗马元老院中，迦太基人的身份命令他必须这么做。当罗马元老们试图挽救他的性命时，他却愤怒地慷慨陈词，指出罗马必须战胜迦太基，绝不能与迦太基人议和。他胜利了，带着罗马人的胜利自愿返回迦太基去受死，迦太基人用酷刑将雷古鲁斯折磨至死。我们现今的人与雷古鲁斯之间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

---

庞培、克拉苏秘密结成前三巨头同盟，随后出任高卢总督，花了八年时间征服了高卢全境（大约是现在的法国），还袭击了日耳曼和不列颠。前49年，他率军占领罗马，打败庞培，集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

- ① 卢修斯·朱尼厄斯·布鲁特斯 ( Lucius Junius Brutus )，是罗马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官和主要缔造者。他领导人民起义，推翻了前任国王残暴的独裁统治，将其赶出罗马，改用罗马元老院、罗马执政官和罗马会议三权分立的制度，建立起了共和政体的罗马共和国。
- ② 马尔库斯·阿蒂利乌斯·雷古鲁斯 ( Marcus Atilius Regulus，大概出生于前307—前250年)，是罗马政治家和将军，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的统帅。
- ③ 第一次布匿战争，是在古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三次布匿战争的第一战，战于前264年到前241年之间。两国冲突是因为争夺地中海沿岸地区的霸权，尤其是西西里岛的拥有权。战争23年后，罗马胜利，加了许多条件才和迦太基签订和约。
- ④ 迦太基，坐落于非洲北海岸（今突尼斯），与罗马隔海相望，最后在三次布匿战争 ( Punic Wars ) 中均被罗马打败而灭亡。

斯巴达人佩达瑞特思（Pedaretes）毛遂自荐地要求加入斯巴达三百勇士（Three Hundred）的队伍，却被拒绝了。但他满心欢喜地离开了，因为看到有三百个斯巴达人比自己更勇猛，他很欣慰。我猜想，他一定是诚挚的，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啊。这就是公民。

一位斯巴达母亲有五个儿子都去参军了，她在等待战争的消息。一个奴隶从战场回来，她颤抖着询问消息。“您的5个儿子都战死了。”“无耻的东西，我是问你这个吗？”“我们赢得了胜利。”于是她跑向神庙去感谢神灵。这就是公民。

那些处于社会秩序之中却想着把情感天性保持在首位的人，并不知道需要什么。一个人总是与自己矛盾，总是在自己的愿望和责任之间漂浮不定，那他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公民。这样对他自己、对别人都没有好处。他就是这个时代中的一个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中产阶级的人。他什么都不是。

一个人如果想有所作为，想做自己，想总是能与自己和谐相处，就必须言行一致，就必须果断决定自己走什么路，并热情满怀地坚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在等待这种奇人的出现，并判定他是自然人还是公民，或者他如何成功地做到同时成为这两种人。

这两种必然相对的目标产生了两种相反的教育形式——一种是公共的和共同的教育，另一种是个人的和家庭的教育。

你了解公共教育吗？那就读一读柏拉图（Plato）写的



《理想国》(Republic)<sup>①</sup>。那些仅凭书名就妄下论断的人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本关于政治的专著，但它却是写得最好的一部教育专著。

当人们希望回到幻想中的国度时，他们就会引用柏拉图构建的体系。但如果立法者莱克格斯(Lycurgus)<sup>②</sup>只是把他提出的系统付诸笔端，我会认为他的那套比柏拉图的更加不切实际。柏拉图所追求的只是净化人们的心灵，然而莱克格斯却改变了人心天性。公共机构不会存在，也无法存在，因为在祖国不复存在的地方，公民也不复存在。祖国和公民，这两个词应该从现代语言中被除掉。我非常清楚这一点的原因，但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因为它与我要论述的主题没有关系。

我不认为我们荒唐的学院是公共机构，我也不指望社会教育，因为这种教育同时面临两个方面的目标，最终什么也实现不了。它只适合造就“双面人”，这样的人看起来总是事事为了别人，而实际上他们做的所有事与任何人都没关系，只是为了他们自己。这些表现形式已是每个人都司空见惯的，因此骗

---

① 《理想国》，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重要的对话体著作之一，分为十卷。本书涉及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伦理、教育、文艺、政治等内容，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理想国家方案。

② 莱克格斯(Lycurgus，公元前700—前630年)，斯巴达人，西方最早的立法者。莱克格斯的立法精神只有“公”民没有“私”人，排斥个性，轻视家庭教育，重视军事教育。斯巴达的教育完全由国家控制，训练坚韧不拔的战士和绝对服从的公民是斯巴达教育的唯一目的。在斯巴达，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不能成为公民。这套制度被执行得非常彻底，因此斯巴达的公民社会确实像军营，但其他文化建设则完全被忽视。